

# 论语文学习任务群的价值指向、 学理依据与实践根基

申宣成，黄金丽

**摘要：**语文学习任务群是一种融合了过程性内容、对象性内容和结果性内容的课程内容综合体。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呼应素养型目标的综合性，二是推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范式转型，三是强调真实情境中的自主学习。以学习任务群组织语文课程内容，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语文的学科特质和课改的国际趋势。语文新课标提出“语文学习任务群”的目的在于弘扬语文教育优良传统，守正创新，推动语文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

**关键词：**语文学习任务群；课程内容；素养型目标；自主学习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5)07-0106-08

DOI:10.19877/j.cnki.kjcfj.2025.07.019

自《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高中语文新课标”）提出“语文学习任务群”概念以来，围绕该概念的讨论即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的热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义务教育新课标”）承接高中语文新课标的修订理路，将学习任务群作为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使相关讨论进一步升温。

梳理八年来语文学习任务群的相关研究，所论问题无外乎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本体性问题，其主旨是讨论语文学习任务群到底是什么。这类问题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如文艺和崔允漷将学习任务界定为素养导向的语文实践活动<sup>[1]</sup>，王荣生将语文学习任务群归属于阅读、写作等语文学习领域<sup>[2]</sup>。第二类是操作性问题，其主旨在于阐明如何设计与实施学习任务群。这类问题的探索也已取得丰硕成果，涌现出众多针对各类学习任务

群实施的论文和著作，如郑国民团队有关“整本书阅读”的系列成果<sup>[3]</sup>。第三类是价值性问题，其主旨是论述将语文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课程内容组织与呈现方式的价值所在，如王宁<sup>[4-7]</sup>和陆志平<sup>[5]</sup>的相关论述。相比于前两类问题，针对第三类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以至时至今日，这样的问题仍不绝如缕：语文新课标将学习任务群作为课程内容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其学理基础和实践根基何在？将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课程内容，是否意味着淡化乃至抛弃语文知识的学习？以下即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 一、语文学习任务群的价值指向

（一）从课程论的视角看，设置学习任务群的价值在于呼应素养型目标的综合性

泰勒（Tyler）在其经典名著《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指出，课程内容必须服务于课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3年度一般项目“统编语文教材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建构及教学实现路径研究”（23BMZ106）。

**作者简介：**申宣成，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杭州 311121）；黄金丽，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杭州 311121）。

目标。之后，安德森（Anderson）等人修订的布鲁姆（Bloom）教育目标分类学明确将“怎样确保目标、教学和评价三者之间保持一致”作为教学的四个最重要的组织问题之一。<sup>[6]</sup>这些经典的课程理论都强调了课程目标对于课程内容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考察其价值指向，就不能不从语文课程的目标说起。

众所周知，近十年来，我国的课程改革是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为契合这一导向，高中语文新课标和义教语文新课标均明确界定了本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内涵，提炼了符合学段特点的素养型目标。而在核心素养内涵界定方面，两个课标的表述方式和内容均大同小异，以义教语文新课标为例，其具体表述如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是文化自信和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sup>[7]</sup><sup>4</sup>

按照分析教育哲学的语义分析方法，上述定义主要包括三个短语：其一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陈述的是语文核心素养达成的过程；其二是“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陈述的是语文核心素养达成的条件；其三是“文化自信和语言应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的综合体现”，陈述的是语文核心素养达成的结果。三个短语之间构成了一种“经由……过程”“借助……条件”“达成……结果”的逻辑关系，使素养型目标成为一个兼具过程、条件和结果的综合体。

与素养型目标的这一特征相适应，在课程内容修订层面，高中语文新课标和义教语文新课标均确立了“素养为纲的课程内容观”，并以此思考与建构语文课程内容。借鉴吴刚平的观点<sup>[8]</sup>，就是将语文课程内容区分为对象性内容、过程性内容和结果性内容三种类型。其中对象性内容是精选的语文学科知识；过程性内容是学生在学科知识与技能学习过程中同步完成的过程体验与方法历练；结果性内容则是学生在叠加完成对象性内容与过程性内容之后获得的综合性结果，是实际学到的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融合在一起的综合品质。与之前单

向度的课程内容不同，素养为纲的语文课程内容突破了仅仅关注教什么、学什么的静态语文知识与技能的局限，而纳入了怎么教、怎么学的动态语文活动过程和方式，以及用什么教、用什么学的必备语文教学条件。其具体操作方法就是用学习任务群这一课程内容组织与呈现形态，将静态的语文知识和语文技能融入动态的语文学习过程、学习方式和学习情境中，使之成为一个多维的课程内容综合体。以义教语文新课标的“语言文字积累与梳理学习任务群”为例，仅从该任务群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其中既包含了语音、语义、字形、词汇、语法等静态知识的学习，又包含了“积累与梳理”等过程和学习方式的学习。

事实上，早在十余年前，王荣生就已经将语文课程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语文课程中必须研习的文化、文学的经典作品，即“定篇”；二是作为语文课程内容的语文知识；三是具有课程意义的语文经历。<sup>[9]</sup>这一分类大致可以与过程性内容、对象性内容、结果性内容构成对应关系，体现了其思考的深刻性和前瞻性。综合王荣生的研究成果以及语文课程核心素养的定义，笔者认为，所谓语文学习任务群，实质上就是由语文“定篇”（包括口语表达的范例）、语文知识和语文经历三类课程内容融合淬炼而成的“合金体”。在这个“合金体”中，语文知识只有依托“定篇”等语文范本，才能成为便于学生接受的具象存在；只有融入学生的语文经历，才能彰显其生命活力；而语文经历只有走向语文知识的建构，才能真正促进学生的反思成长，从而具备课程论的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语文新课标以语文学习任务群构建课程内容，其目的在于以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呼应素养型目标的综合性。而作为融合了过程性内容、对象性内容、结果性内容的课程内容综合体，语文学习任务群与静态的语文知识并非相互排斥、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包容共生、水乳交融的关系。诚如高中语文新课标所述：“学习任务群追求语言、知识、技能和思想情感、文化修养等多方面、多层次目标发展的综合效应，而不是学科知识逐‘点’解析、学科技能逐项训练的简单线性排列和连接。”<sup>[10]</sup>

(二)从教学论的视角看,设置学习任务群的价值在于推进“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范式转型

在信息时代,教育必须完成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范式转型。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范式需要遵循的一个教学原则就是“以任务驱动为中心”。<sup>[11]14-15</sup>语文学科将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方式,正是为了凸显“任务驱动”这一原则。对此,义教语文新课标有明确表述:“语文学习任务群由相互关联的系列学习任务组成,共同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设计语文学习任务,要围绕特定学习主题,确定具有内在关联的语文实践活动”。<sup>[7]19</sup>由此可见,以语文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课程内容,其实质就是设计指向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系列语文实践活动,进而以系列的语文实践活动推进教学范式的转型。从语文学科教学论研究的历史来看,这一转型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早在30多年前,刘国正就将“语文实践”作为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基本途径,并这样描述它:“在阅读中学习阅读,在写作中学习写作,在听说中学习听说。”<sup>[12]</sup>之后,随着活动课程思潮的兴起,学界逐渐将“语文实践”的概念扩充为“语文实践活动”。2008年,吴忠豪在刘国正所下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语文实践活动”描述为:“让儿童从使用语言中学习语言,从说话中学习说话,从聆听中学习聆听,从阅读中学习阅读,从习作中学习习作。”<sup>[13]</sup>该描述连用五个排比句式,反复强调“儿童”在语言学习中的主体和中心地位,即无论是读、写、听、说,都必须让学生躬身入局、浸润其中,语文学习才可能真正发生。这就和学习游泳必须自己跳进水里、学习开车必须自己坐在驾驶座椅上是一个道理。王尚文等人则在这一描述的基础上,断言“语文课就是语文实践活动课”<sup>[14]</sup>。从刘国正将“语文实践”作为学生语文能力达成的基本途径到王尚文等人将“语文实践活动”作为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再到语文新课标将其作为一种过程性目标,语文实践活动在语文课程中的价值日益凸显,其地位也从达成语文素养的手段提升到了目标层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义教语文新课标在表述语文课程核心素养时,还刻意在“语文实

践活动”的前面加上了“积极”这一修饰词,其目的在于强调语文实践活动必须唤起学生内在的心理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意趣,从而将那些形形色色的以“自主学习”之名行“被动学习”之实的虚假“语文实践活动”排除出去。同时,“积极”一词还暗示了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效的语文实践活动一定是在教师的精心设计、组织、引导下开展的自觉性活动,而非学生的自发性活动。也就是说,只有在既重视学生主体作用、又重视教师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推动语文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范式转型。

(三)从学习论的视角看,设置学习任务群的价值在于实施真实情境中的自主学习

语文学习任务群从课程层面看指向的是素养型目标,从教学层面看指向的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范式,从学习层面看则指向“真实情境中的自主学习”。正如高中语文新课标修订组组长王宁所言:“学习任务群的本质是学生自主学习,是不是以学生为主体,有没有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境,这是衡量学习任务群实施是否到位的首要标准。”<sup>[4]6</sup>因为无论是课程层面的“素养导向”还是教学层面的“以学习者为中心”,最终都要落脚到学生学习的层面,只有学习真正发生了,课程才有价值,教学才有意义。而作为课程内容综合体的语文学习任务群又由语文“定篇”、语文经历、语文知识三种类型组成,相应地,其所促发的自主学习方式也有三种:语文“定篇”主要促发的是范例学习,语文经历主要促发的是具身学习,语文知识主要促发的是反思学习,三者聚集、融合、淬炼、升华于“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这一场域之中,最终达成了知、情、意的融合,心、脑、手的合一。

那么,为什么学生的自主学习一定要借助“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呢?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15]</sup>这一论断表明,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而语言作为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其本身就是为适应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协作需要而逐渐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因此,语言学习活动必然是嵌套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并为提升学生的社会参与能力而存在的,语言文字运用的

本质必然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情境中为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特定的交流活动。语文课程作为一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当然也必须关注语言运用的真实情境。否则，语言文字就失去了存在的场域，语言学习就失去了交际的空间，语文课程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至于“真实”一词的用意，借鉴古尔克（Guliker）对真实性评价中“真实”一词意义的解析<sup>[16]</sup>，它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心理层面的意义，即情境应该让学生感觉是“真实”的，是生活中真正存在或者未来一定会发生的，因而更容易激发学生语文学习的兴趣；二是

物理层面的意义，即真实情境需要提供必要的学习工具和资源支持，以支持学习的真正发生；三是社会层面的意义，即真实情境需要涉及人际交往方式和社会协作过程，体现语言的社会性。

综上所述，语文学习任务群作为语文“定篇”、语文知识和语文经历三类课程内容的“合金体”，其价值在于通过自主的、情境的、实践的综合性学习方式，为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搭建平台，为真实问题的解决创设情境，为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动力，为知情意行的融合创造契机（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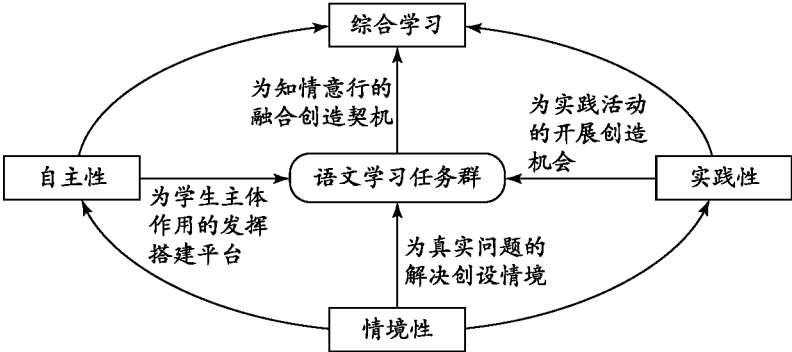


图1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价值指向

二、以学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语文课程内容的学理基础

（一）以学习任务群组织课程内容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

从唯物史观的劳动起源论出发，教育既源自人类的实践活动，又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不断发展完善的。回顾我国教育史，古代教育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课程，其内容都是和生产、生活实践高度关联的。与这种教育内容相适应，其教育方式也是倡导联系实践和自主学习的。“孔子所讲的功课，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sup>[17]</sup>

近代以来，面对教育脱离实践的积弊，学界开始呼吁教育回归实践的初心和本位。1918年5月，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坚持主张将所有的“教授法”课程改为“教学法”课程，在这一提议未获通过之后，他坚决不接受该校教育专修科主任一职。1919年2月，陶行知

应蒋梦麟之邀，在《时报·教育新思潮》上发表《教学合一》一文，提出“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sup>[18]</sup>。意思是说，好的先生不是拿现成的解决方法传授给学生，而是要负起指导的责任，引导学生自己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从而获得“自得自动”的能力，达成教与学的合一。这一思想逐渐也为教育界所接受。之后，“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强调联系生活实践、强调儿童自主学习的进步主义教学方法相继进入我国并产生巨大影响，成为中国教育史上弥足珍贵的探索印迹。

在语文教育界，叶圣陶尤其重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早在1941年，他就说过：“国文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体究竟是学生。”<sup>[19]</sup>1977年8月，他为即将复刊的《人民教育》写了一首《自力二十二韵》，诗意而形象地表达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想：“譬引儿学步，独行所切盼。独行将若何？诸般咸自办：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

奋，高精能自探。学者臻此境，固非于一旦，而在导之者，胸中存成算。”<sup>[20]632-633</sup>到了1978年，叶圣陶又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sup>[20]369-370</sup>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sup>[21]</sup>随着国内外众多大语言模型的出现，知识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学习的个性化、定制化、自主化成为必然趋势。在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教育将不得不加速完成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范式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范式转型，促使学习者从被动学习转向主动学习<sup>[11]14</sup>。语文新课标以语文学习任务群组织课程内容，正是为顺应历史发展和适应技术变革而作出的必然选择。

## （二）以学习任务群组织课程内容契合语文的学科特质

因为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本质是素养导向语文实践活动，所以论述语文学习任务群合理性的关键在于论证语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而论证语文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又要从其核心词“实践”说起。从哲学的视角看，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sup>[22]</sup>而教育作为“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sup>[23]</sup>，实践自然也是其“第一的和基本”的属性。正因为如此，此次课程修订高度关注“学科实践”，将“变革育人方式，突出实践”作为五大基本原则之一，明确要求加强课程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的结合，充分发挥实践的独特育人功能。突出学科思想方法和探究方式的学习，加强知行合一、学思结合，倡导“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sup>[24]</sup>

大量研究已经证明，语言类学科对实践的依赖性更强，因而更适宜使用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教学方式。以阅读能力的培养为例，20世纪90年代，克拉生（Krashen）在他的著作《阅读的力量》中，通过梳理百余年来与语言学习有关的研究，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相比于直

接教学，自由自主阅读对学生的阅读能力发展更有效。<sup>[25]</sup>这些研究为他提出的语言习得理论提供了坚实基础，也充分证明了语言实践对于语言学习的重要作用。

克拉生的研究主要是以英语、西班牙语等印欧语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而相比于这些语言，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就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又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与印欧语系注重性、数、格、时、体、态、人称等外部形态的变化不同，汉字是表意文字，它偏重心理而略于形式，具有意合性、直觉性、辩证性、整体性等特征。“汉语的结构规则是综合性的，犹如对仗那样，语音、语义、语汇、语法浑然一体，需要通过实践自己去领会，‘悟’的特点非常突出。”<sup>[26]</sup>因而，掌握汉语语法，并不需要像学习印欧语言那样记忆烦琐的性、数、格等语法条文，条分缕析，而更应该注重多读多写，语感习得、“神而明之”。<sup>[27]</sup>正是因为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有这些鲜明的特征，它对实践的依赖性就更高。我国的语文教学也就更应该强调学科实践的作用。由此可见，语文新课标以学习任务群组织课程内容，强化自主学习方式，是与语文的学科特性高度契合的。

## （三）以语文学习任务群指称课程内容融汇了课程改革的国际成果

以上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层面阐述了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合理性。关于语文学习任务群这一概念，还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各学科都强调学科实践活动，为什么偏偏语文新课标要用“学习任务群”来指称语文课程内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则需要从构成这一概念的核心词——“任务”说起。事实上，在语文学习任务群“横空出世”之前，“任务”早已成为国际课程教学领域中的一个热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数《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对“任务”的定义。2001年，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制定了这份欧洲语言教学的政策性文献，该文献在系统总结欧洲语言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学习、教学及评估的指导方针和行动纲领。其中明确提出了“任务”这一术语，强调语言教学需要在任务驱动下展开。而所谓“任务”，则是指语言学习者需要解决的问

题、需要承担的义务或者想要达成的意图,如“移动一个衣柜、写一本书、在一项合同谈判中赢得决定权、打牌、在饭馆订餐、将一篇文章翻译成外文,或者集体办班级的墙报等”<sup>[28]</sup>。

在《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提出了“任务”这一概念之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7年启动的“青少年社会与情感能力研究”也涉及了“任务”一词。该项目基于心理学的“大五人格模型”,将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分为五个维度:任务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协作能力、开放能力与交往能力。其中,任务能力居首位,其内涵为融合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能力品质,具体表现为自控力、责任感和毅力三个方面。<sup>[29]</sup>

基于国际教育界对“任务”的研究,范梅里恩伯尔(van Merriënboer)明确了“任务”在综合学习中的价值和意义。他在认真梳理了认知学徒制、做中学、项目化学习等众多旨在促进综合学习的教学设计理论模式之后,发现了它们的共同点,即都将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任务作为学习和教学的驱动力,并强调:只有借助真实的学习任务,如案例、项目或问题等,才能帮助学习者整合知识、技能和态度,才能促使学生将所学的东西迁移到新的问题情境中去。<sup>[30]</sup>

通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语文新课标以学习任务群这一概念指称语文课程内容,并非刻意要在概念上标新立异,故弄玄虚,而是基于国际教育领域对“任务”的重视和共识,结合我国语文教育实际作出的理论创新。

### 三、以学习任务群作组织语文课程内容的实践根基

正如范梅南(van Manen)在《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一书中所言:教育学的影响是情境性的、实践性的、规范性的、相关性的和自我反思性的。<sup>[31]</sup>因此,分析语文学习任务群存在的合理性,不仅要理论上进行阐述,更要关注其存在的实践基础。学习任务群虽然是语文新课标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但是,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决不是抛弃过去的成功经验,而是为了守正创新,推动语文教育更好、更快地发展。诚如王宁所言:“学习任务群并不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全新

的东西,而是在原有教学成功的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在形式上跟过去的语文课并没有太大区别。实际上,学习任务群就是一种课堂教学,不过是转变了一下内在的主体,把以教为主变成了以学为主。”<sup>[4]5</sup>2018年5月,在北京市教育学会举办的“顾德希语文教育思想研讨会暨新修订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学习会”上,王宁又结合顾德希数十年的教学实践,详细阐述了学习任务群与语文名师实践经验的关联。<sup>[32]</sup>

事实的确如此,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语文教育,正是众多一线优秀语文教师的实践探索,推动了语文教学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的”转变,验证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对于提高语文教育质量的决定性作用。以下结合魏书生、钱梦龙、靳家彦三位名师的教学思想,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语文教育推进自主学习的发展脉络,挖掘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实践基础。

作为20世纪中学语文教师的杰出代表,魏书生和钱梦龙都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魏书生创立的“自学六步教学法”,将语文教学分为定向、自学、讨论、答疑、自测、自结六个步骤。“定向”就是教师和学生一起提出新课的重点和难点;然后学生通过“自学”解决重难点问题;学生自己不能独立解决的问题,则通过“讨论”找到答案;如果仍不能解决或者存在分歧,再请教师“答疑”;问题解决后,学生自己出题或相互出题“自测”,检验学习情况;最后,学生总结学习过程和主要收获。在这六个步骤中,除了答疑和定向,其余都是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

钱梦龙并非科班出身,其学历仅是初中毕业,语文能力也主要是靠自学“习得”。而正是这种特殊的学习经历让他悟出,语文学习的关键是培养自学能力。为此,他在从教之初就确立了培养学生自主意识和自学能力这一教学理念,并在教学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的“三主”教学思想和“语文导读教学法”。导读法以学生课前“自读”启动课堂教学,教师一般在上课前一天布置明晰的“自读”任务,第二天上课之初检查、回应,以此养成学生的“自读”习惯,培养

学生的“自读”能力。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为钱梦龙强调“以训练为主线”，有人便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倡导教师本位和知识本位的，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钱梦龙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对“训练”一词作过明确的解释：“构成‘训练’有三个‘要件’，缺一不可：1. 教师的指导；2. 学生的实践；3. 师生的互动、合作……真正用‘训练’的要求教读一篇课文，老师必须着眼于指点阅读的门径，学生则致力于自求理解，自致其知。”<sup>[33]</sup>可见，钱梦龙强调的“训练”，并非机械的“死记硬背”，而是学生在教师的巧妙引导下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听说读写实践活动。

与钱梦龙的语文导读教学法相似，小学语文特级教师靳家彦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小学语文导读法”。他非常注重启发式教学，强调通过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帮助学生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方法上，他倡导“语思统一、口书并重、内外相通、以读为本”；在理念上则奉行“以学生为主、以自学为主、以读书为主”的原则，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正是在这些语文名师的推动下，关注学生的语文实践、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逐渐成为当代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共识。1999 年 5 月，正当“世纪末语文大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全国中语会教学实验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教育要三个面向’与 21 世纪语文教学”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确立和发展学生的主体性，是扭转语文教学气氛沉闷、教学效率低的重要出路。为此，大家形成了四方面共识：（1）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人；（2）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要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3）主体性教学的核心是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主学习；（4）学校、教师要为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创造良好的条件。<sup>[34]</sup>

由上述四点共识可知，到 20 世纪末，倡导自主学习已经从语文名师的个体探索扩展为语文学术团体的共同追求，也为语文新课标将学习任务群作为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如果说一部现代教育史就是一部发现儿童的历史的话，那么，语文新课标将学习任务群作为课程内容的组织与呈现形式，其价值就

在于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学生在语文教育中的主体地位，重视自主学习在语文教学中的巨大作用，重视语文知识、语文经历和语文范本之间相互融合的关系，重视语文课程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重视语文教学的习得规律。

#### 参考文献：

- [1] 文艺，崔允漷. 语文学习任务究竟是什么？[J]. 课程·教材·教法，2022（2）：18.
- [2] 王荣生.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含义：语文课程标准文本中的关键词[J]. 中国教育旬刊，2022（11）：72.
- [3] 郑国民，吴欣歆，李煜晖. 把握关键点 读透“整本书”：“整本书阅读”的理念探索与实践创新[N]. 中国教育报，2024-06-12（9）.
- [4] 《语文建设》编辑部.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是”与“非”：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访谈[J]. 2019（1）：4-7.
- [5] 陆志平. 语文学习任务群的价值[J]. 语文学习，2022（5）：11-14.
- [6] 安德森，克拉斯沃尔，艾雷辛，等. 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布卢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修订版[M]. 皮连生，主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6.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8] 吴刚平. 素养时代课程内容的概念重建[J]. 全球教育展望，2022（4）：16-17.
- [9] 王荣生. “语文课程内容”及“语文知识”：语文课程论撮要之三[J]. 语文学习，2012（11）：17.
-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S].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8-9.
- [11] 刘妍，顾小清，顾晓莉，等. 教育系统变革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范式：再访国际教学设计专家瑞格鲁斯教授[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7（1）：13-20.
- [12] 刘国正. 灯火阑珊处：语文教学改革管窥[J]. 课程·教材·教法，1993（8）：15.
- [13] 吴忠豪. 关于语文训练的讨论[J]. 课程·教材·教法，2008（12）：37.
- [14] 王尚文，王诗客. 语文课是语文实践活动课[J]. 课程·教材·教法，2009（4）：26.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
- [16] 杨向东. “真实性评价”之辨[J]. 全球教育展望，

- 2015 (5): 38.
- [17] 杨伯峻. 论语译注: 第2版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1.
- [18] 董宝良.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 33.
- [19] 董菊初. 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 [M]. 北京: 开明出版社, 1998: 122.
- [20] 朱永新. 叶圣陶教育名篇选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 [21] 习近平. 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EB/OL]. (2021-03-15) [2025-05-19].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3/15/c\\_1127212833.htm](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1-03/15/c_1127212833.htm).
- [2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 273.
- [23] 鲁洁. 教育: 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 [J]. 教育研究, 1998 (9): 13.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2022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5.
- [25] 克拉生. 阅读的力量 [M]. 李玉梅, 译.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2: 37.
- [26] 徐通锵. 基础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183.
- [27] 陈勇. 论语文课程的实践品格 [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0: 85.
- [28] 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学习、教学、评估 [M]. 刘骏, 傅荣, 等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4: 10.
- [29] 黄忠敬, 等. 社会与情感能力: 理论、政策与实践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20.
- [30] 范梅里恩伯尔, 基尔希纳. 综合学习设计: 四元素十步骤系统方法: 第3版 [M]. 盛群力, 钟丽佳, 陈丽, 等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22: 2-9.
- [31] 范梅南. 教学机智: 教育智慧的意蕴 [M]. 李树英,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21.
- [32] 王宁. 新语文课标是语文老师实践经验的总结 [J]. 中学语文教学, 2018 (7): 4-10.
- [33]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钱梦龙与导读艺术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0.
- [34] 鲍东明. 为二十一世纪中学语文教学进言: 全国“三个面向”与二十一世纪语文教学座谈会综述 [N]. 中国教育报, 1999-05-18 (3).

(责任编辑: 邝逸宁)

## Value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Founda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Task Group

Shen Xuancheng, Huang Jinli

**Abstract:** Chinese learning task group is a kind of curriculum content synthesis which combines process, object and result content. Its valu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echoing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competency-oriented goal, promoting the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learner as center” and emphasizing autonomous learning in real context. Organizing Chinese course content with the group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law of edu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trend of curriculum reform. The purpose of putting forward the group in new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is to carry forward fine tradi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uphold integrity and pursue innovati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learning task group; course content; competency-oriented goal; autonomous learning